

集部

可齋雜藳卷十九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

臣竊惟京湖之重鎮三曰襄荆鄂先朝皆命重臣分任守帥自襄失守中間荆與鄂分置兩閫至孟珙而合由是事權盡握于荆而鄂為輕矣十數年來置閫多委參機分司于鄂以總軍事而郡守不得預因仍至此習以

為安臣每私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幸無事則已一旦有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良規也臣去歲預事之初首蒙朝廷命守漕蕭逢辰節制本州屯戍軍馬臣不勝深服朝廷處置之當所以一聞成命即力破羣議深自討究盡以本司所屯鄂州軍馬撥聽逢辰節制既申之公朝矣未幾樞劄行下猶欲存制司之體統迺令逢辰止許節制水軍餘仍隷分司自此又復數月其間掣肘之事有不容盡言者近以修復襄峴征調四出未暇

為朝廷告竊思京湖一道自昨孟珙以和好往來慮雖

間入頻年終無大侵軼今襄陽既復慮所必爭秋風一

生必以忿兵加我先病觀證或者實表虚裏之憂同舟

異心豈無淪胥以漸之懼臣夙夜以思正欲少圖更革

六月十一日忽得荆鄂都統張勝書其云云于郡吏者

如彼十九日又得湖北運副兼知鄂州蕭逢辰書其云

云于分司者又如此大概秖因近日一水之泛戎司則

以隄築欲得錢米州郡靳而勿應州郡則以軍兵怠于

隄役分司格而勿行臣反覆二人之書為之驚懼竊謂此何如時也鄂為江湖一會府所以相維而共濟者實一二賢儁是賴其可以杞㑹相視如是乎況江流汎溢是以易禦之變彼此劍佩互相推避紛紛已若此設有武騎千羣飄忽臨江又將誰與應之縱使制臣平時布置嚴密兵家安危在漏刻其能倉卒遥制于千里外乎事勢至此固有不可沿襲于舊者矣臣照得都統張勝固荆楚老成之將第去年因逢辰節制托疾告連月不

出度終非樂與共事臣雖勉之體國兩月之前亦方以丙去請又照本司分司吏子輩久著幕府之勞近者申辟于朝已蒙除知漢陽軍待次不過踰年臣正欲假此一麾華其出幕子輩方亦有請也臣度勝與子輩之意殆亦皆以秋防為憂其與州郡脉絡相通共治則可茲形迹既異並立委難今恐至此戎帥不容不更易分司不容不省併臣又因思往歲誤分淮閫以合肥相去頗遠嘗請諸朝命提舉趙希瀞兼參謀官管幹留務西

塽賴之應接今合肥以許堪兼謀幕亦近比也大抵一
乃心力其克有勲令出二三動豈能吉有如蕭逵辰久
歷邊陲兼任臺郡併當一面優有餘力臣愚欲望聖慈
出臣所奏示宰執大臣深加商確速賜處分如臣言可
采乞命逵辰兼本司參謀官仍節制本州屯戍軍馬却
容臣以鄂州分司併委之庶幾責任專事權一不至蹈
大易輿尸之戒所有張勝欲乞召歸禁衛别付戎閫史
子暈欲乞添差議幕俾得新次其荆鄂都統制職事自

合恭聽簡擢緣漢陽軍際臨江面近據守臣楊履之申
倫禦全然疎畧合方議修整臣竊見左屯衛將軍湖北總
管何舜臣京襄舊將沉毅有謀嘗歴戎帥三為邊守有
聲漢陽乃其舊所更歴僭敢以其姓名上倫遴擇若蒙
特加除授俾替張勝則鄂漢中流有逢辰以專節制之
權有舜臣以任捍禦之責度必能相須以濟共飭秋冬
之備上寛宵旰之憂臣亦獲逭曠責不勝幸甚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有危悃上干聖聽臣一介庸愚誤蒙陛下之隆委以有切於國事之利可以支吾毫髪不敢以塵瀆茲有切于國事之利害關于歲計之經常者二曰科降曰和糴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不容不力為君父告所謂科降者總所每歲下半年蒙朝廷貼科創增米三十萬石連政積年以來例蒙依期利撥司存視為經費每至下半年諸屯軍餉支遣將絶賴以接

濟此非因臣任内始有此請亦非因今年經理𥡴為此名近者蒙朝廷檢照年例已降指揮科撥司存正欲分撥治邊諸屯以備給餉繼而開會所屬報到科數則三郡節制司尚欠一萬五千石折屯田穀三萬石京湖制置司之五萬石折屯田穀一十萬石則本司報到見穀已盡所存黍麥雜色不堪餉軍江西軍司之十五萬二千石則欠米七萬九千二百餘石興國軍欠米八千石是今年下半年米未科者猶有一十五萬二千餘石此外所謂令江州截

撥淮西米二萬石亦未可指準是前項合科三十萬石之米止已得實米一十三萬石尚欠一十七萬石未有取撥之地也又況今歲閏十月照經常合科貼支米六萬石見請未報前項既未有見米則此項必又俟新糴司存自此年以來諸屯皆是隨運隨支初非有所樁積臣去年交割六月到前政米帳具在朝廷數內鄂州軍前并諸屯現在米共三十九萬五百一十七石有零指擬米六十三萬二千一百餘石所謂指擬米者或未

運或在路不能皆足而科降之數亦在焉可知其槩矣所準朝廷科降皆是豫先計約指定期日以應諸軍宣限今若使一歲而驟欠二十餘萬石之數委難鑿空取辦臣竊覘廟堂軫念邊餉未嘗不欲如數應副而計房不為實計姑應行移徒執已科之名未有實撥之米三軍張頤待哺一日無食咎在餉臣若司存財計餘裕制司耕屯有收稍可通融亦不至急切如此臣賦分多艱遭時連潦值此窘乏之極凛然疎誤之憂臣所謂科降

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者此也所謂和糴者則臣請先言來歲制總兩司合科米斛數目總所常年創增米上半年五十五萬石下半年三十萬石下流生券米二萬石贛州寨兵米七千二百石制司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則是來歲合科米共一百單七萬七千二百石又有今年合科前項今年下半年創增米十七萬石又閏月經常米六萬石通兩項計約則是自今冬至來歲合要措辦米一百三十萬餘石方能應兩司經常

科降之數倘有劵外之費不與焉籍在計簿房臣言一不敢誣也比項米斛在朝廷必皆取辦新糴粒粒不可闕者然則今年糴事亦可謂重矣本所蒙朝廷科糴七十萬石江西湖南兩漕司共科糴七十萬石果使皆如數糴足亦不為過多諸路或得粒米狼戾亦不難辦今歲湖北水潦慘于去歲去歲猶有米可糴今歲未必可糴江西則臣得提舉徐夢衍書方云苦旱湖南則臣得漕臣鄧均書亦云闕雨臣觀兩路歲事已無全功今年

新糴必皆費力朝廷若欲糴實米須科撥實錢司存及時措置優價招糴猶可效力今總所準朝廷科降共二千八百萬計今數内一項制司舊本錢二百五十萬貫則去年糴事雖委制司實總所任責總所方以陪費請制司又安有餘財朝廷但知裁減米價增添銀值此錢實無有也一項廣東提舉司銀八萬兩折價自江陵至廣州往回四五月每歲解發銀綱至所動是經歲今縱目即差人取錢豈能及新糴一項今取制司交割銀六

萬兩折價制司元交委有此項銀兩臣任內不無那借支動有借作調遣支犒用者有見樁他郡倫犒者有行為銀盆銀牌在庫者些小存在留以激勵三軍盡數取之爺如洗矣緩急何以措手一項科降官告度牒準折此在他司用苗頭數糴則可在總所依市價招糴則難蓋數糴則泒付上户上户不敢不受招糴則支付民旅民旅望而不來若今鬻價糴米則此豈旦夕所可發泄所謂見科到實錢止是封樁庫一項支撥十七界京交

五百九十萬新米糴價司存猶未知高下姑以去年米價準約則僅能糴及一十一萬餘石臣深恐計簿房因所已科之數便指為已辦之米上誤朝廷之歲計下誤邊鄙之軍食他時朝廷不問所科錢數虚實但謂邊臣不能辦事或以無糴之米指為科數豈不利與害兼目今新米上市價值尚廉措置失時轉是增倍此亦事理之所見易者及今不以實錢收糴委為未便臣前者正慮及此嘗申朝省今歲乞勉委本所糴事近自恭聞指揮

日夕憂慮為之食不下咽大懼誤事臣所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者此也伏念臣猥司邊閫其于總賦之事實無兼人之長職思其憂有如前項利害豈容隱默欲望聖慈特賜軫念邊餉關繫宣諭宰執大臣察臣所奏無一非實將總所今年創增未科米科支實米以濟目前之急今年新糴糴本錢科支實錢以備嗣歲之計仍乞體念本所連年疲于糴事特與減損今年糴數撥付他司庶易辦集豈惟愚臣之幸實國事

辛甚

奏廢罷茶局科助

照對臣蒙恩承乏上流亦既閲月首聞朝廷收諸司茶局之利盡歸公上此在前政已自遵承況如微臣惟有恭奉然其間有因仍而尚在不容弗别白以具言竊見制總兩司歲仰茶利以佐軍費總所約收數百萬制司亦收數十萬今諸局悉廢矣其尚存者惟總所之鄂州金口制司之岳州楊柳灣乃是各處土着些小食茶皆

以步擔往來初非連艘巨販竊知前政曾申朝廷乞通此一綫之路良亦懇切至今未準回降卻聞嘗得提領書報許以金口而上自作斡旋意謂存十一于千百以此兩局尚仍舊貫然自連月更張之後已非往時收趁之比蓋緣朝廷未有明降指揮將許令兩處存留將俾之一概禁止以致民旅懷疑官吏畜縮或因或革未知適從臣竊謂茶鹽國之利權假之方鎮則以供軍收之公上則以裕國惟上所命孰敢不共但以國計固貴于

阜通兵計亦不可以驟之有司只當量其出入以告朝廷必能權所取予之方臣頃者備數淮堧朝家收回鹽利遂蒙每歲令項科降獲免之與又蒙姑留淮安州比神場𤊧海鹽一項稅錢許之仍收貼助是皆近比可考不誣茶鹽等也敢援是以請區區欲望朝廷重矜邊計詳酌事宜俯念兩司茶利驟失自今歲以往每年特與科撥各若干以示補助以濟乏絶不勝幸甚其京口楊柳灣兩局併乞取自指揮或與存留或悉住罷臣敢不

遵奉惟謹

奏乞免今年和糴

照對臣兩年承準朝廷指揮和糴糧餉為數浩瀚知數泒之非便惟招誘之是行官價既俾之隨時民旅自樂于為市不謂去秋州縣因歲薄收謂糴妨民奉行監司風旨多事沮遏致使糴場官吏束手而無策富家巨賈重足以避禍或榜江津或罪牙儈姦民負官錢者所屬不與理索巨室領糴本者越月輙以退還指嗾譁徒裝

撰誣訟他司務徼美譽本所盡萃惡名臣以職守所閞只得黽勉自任中間掣肘不可具言幾誤軍儲失歲計茲幸仰賴公朝主盟幾舊歲七十萬之糴僥倖通融及數蓋不勝其難矣兼之每年糴本司存不待朝廷科降預先截撥諸州綱解銅錢趂時措置今不可以復行矣每年糴價朝廷所立常少本所所支常多今無力可以陪貼矣又況總司子司自來本有體統軍食民食豈可不相為謀今來新年和糴在司存事力事勢委是不復

可以任責若不預先控告臨期或誤指準申請已晚區區欲望聖慈特賜矜體念兵餉關繫至重察臣非敢辭難宣諭大臣早賜處分以淳祐十二年和糴米數分委江西湖南北監司任責按時招糴不勝公私之幸若仍舊委令本所寧乞將臣免兼總領職事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脚

照得制臣管軍餉臣管糧漕臣管餉祖宗舊法中興以來所遵行者惟京湖制司因循權宜之陋今合是三者

併一司任之厥惟難哉兩年以來因運襄樊生券糧米蒙朝廷科撥湖南漕司米斛若曰官以運為名運以湖為地此漕臣所合出力任責去歲省劄元行責之湖南漕司都史措置運發至襄陽施行本自曲當本司以地里頗遠與之折衷自潭而荆漕司任之自荆而襄制司任之此亦頗合人情矣運使鄧安撫老成體國後來一半水脚亦與通融支兑本司賴以僅逭曠責今來淳祐十二年分蒙朝廷先科米一十萬石繼蒙再科五萬石

本司申獲朝旨其先科十萬乃令制漕兩司各認水脚一半本司不敢推托遵奉指揮自春半委官團僱綱船賫帶一半水脚往漕司閗請一半措置催運趂水裝發今乃涉時數月適值漕臣新舊之交懇請再三藐不相應漕吏秪以無例藉口不思中興之初岳武穆復襄朝廷至舉湖南一路委之兼制嘉熈間朝廷亦以撥隷京湖豈但區區之水脚此在今日固非所敢援本司稽諸故府檢照取運體例因得淳祐三年湖南漕臣范焕章

應鈐任内備牒本司公文考其前後該載則自淳祐元年運米已援嘉熙例淳祐三年運米又援元年例皆是湖南漕司出備水脚范煥章乃近世名監司號有風力其視王事所在則不但于運費弗靳所以待遇制司亦存事體公文灼然可考本司近不免以此真本封呈湖南運司今來先科十萬石雖蒙省劄已降指揮令湖南漕司于鄧運使所趲剩錢内科撥十八界京交五萬餘貫付漕司充一半水脚餘令制司貼認已費應辦所有

續科五萬石未準區處在本司既無力可以取載在漕司惟恐復不相體恤若照范運使體例上項脚錢並令湖南運司盡數認支無可辭者所合將元得范運使公牒眞本繳奏伏望聖慈軫念本司經理新復難于往時劄下漕司遵照舊規共濟國事將上項續科米五萬石任責運發認支水脚令赴本司交卸所有運至襄樊一叚此却本司自任其責將來亦合令京西湖北兩漕司均認庶幾不失朝廷設官分治之意

奏襄樊經久五事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臣猥以無狀仰奉聖上廟謨雄斷賴將士之力披榛蕪治壁壘亦既換歲粗臻厥成第惟圖經治之功固難為經久之計尤難其有合行規畫事件嘗博詢之衆論有當急者數條輙不避天威謹開具奏聞于後

一襄陽一城周圍餘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夾漢而壘要非三萬人不足以守見今屯戍計二萬一千餘

人賴國威靈連月修浚捍禦粗無疏失然諸軍皆客戍也春事既定他路所調者將歸元戍本部所調者亦當踐更士卒寧無家累之懷思往來且有道路之疲弊兼是軍身出戍老小在家生券家糧官給兩分此非可久之計也臣向在淮閫修復壽春次年即移屯廬州義士軍七千餘人改付壽春駐劄自此壽春兵戍遂省此一項生券而此軍亦與此城相為固守今襄陽戍兵恐亦當用此策竊見荆鄂諸軍内多有

舊來襄陽軍籍累年内徙雖若重遷中間邊人亦自懷舊倘能處置以得所必有勸率以願歸臣愚擬乞朝廷行下制司與軍前商確且以萬人為率議令移屯或前軍或摘調不拘并不拘南北軍臣去歲已曾支錢令襄陽府計置創造寨屋萬間以備屯駐臣又近曾行下襄陽府内戍軍有願授田自耕將來欲移家者令以近城良田給付姑以此誘之但以軍人挈家就道劵食僅給其身一行移徙費用官司所當優恤臣計算一萬人

一年生券合該米九萬石十八界交三十六萬貫若蒙朝廷捐一年之費下制司分作兩次給付願移軍人于起行到戍日各支一半米恐欠闕正色或以一半折價俟其到戍之後則各人熟券即係總所任責向後此萬人不煩朝廷科降雖一時之費實永久之利也若得萬家在寨同心如城邊壘之根本固矣第或謂萬家形屯除軍身外姑作一家三口則是三萬口不測圍閉恐糧食無以濟給此固不得不慮者然此事區處無

緣一旦驟以萬人遷入所當立定規模逐旋措置在制司亦當預為緩急貼助之備在本府則當撥以養種贍給之宜在官軍則亦必自為營生之業全在守臣得人切切然視此如作家計經紀俾令邢遷如歸則事無有不可辦者不然徒以苟且過歲月非所以為國計也

一言經理之計于今日者莫不以屯田為第一議豈不曰襄陽沃壤彌望歷年荒蕪因由致穀軍可使耕募

民實塞農必願往可以減戍役可以省轉輸此策誠
目前所至急者然臣觀古今耕屯邊寇不入則穡人
成功圖惟以漸則可責辦于速則難盖今襄陽漢水
之外即是敵境灌莽千里久無人烟募民則舍易而
就險用軍則喜逸而惡勞亦人情之所難非威勢之
可强今須當用晁錯之説張全義之規以勸之一字
為主先給以本末可使計其利官司只得備辦農具
貸借牛糧開墾之初與免官課措置有緒量納屯租

官耕則選委將士分任拘確民耕則招募頭目團結
隊伍無事則出作有警則入保許以開荒若干收課
若干補轉官資以示優賞仍從朝廷精選材能之士
專任綱領之責俾與襄陽軍前商確區處亦如往歲
官屯計所收議賞耕近毋耕遠種早竗種晚毋苛取
毋私收若是經畫一定又幸無虞加以歲月課效見
矣臣自去年以來已屢諭本府及分司留意耕事近
者東作亦已行下令廣作規模許以軍民雜耕節次

已發并見發牛五百餘頭籽種數千石見今催趣指

畫但司存事力未免窘于用空言恐不能動于人須

得朝廷專設一司官吏別科一項錢糧優立一等賞

格本司却當相共審度區處異時墾闢既廣登斂有

成用理軍餉悉惟朝命其欲圖耕屯之實必出于此

一前項所陳曰移屯曰耕屯無非為省劵食計然邊城

新復三軍以食為命一日不可乏供經理之初勢須

朝廷更與令項應付三兩年軍劵乃若漕運一事疇

昔承平所難今糧米自江西湖南出産之地運至荆鄂間已涉經句況自漢口沌口魯洑柳子口等處由復入郢遠者一千四百里自郢至襄又七百里中經白湖諸灘之險且有哨掠邀截之虞全藉春漲而取諸江夏潦而泝諸漢秋防未動歲計已畢然後恃以無恐竊照轉輸本漕臣職也制司去年權宜措置竭力應辦僅克有濟今運事又及時矣臣固不敢遽諉他人見辦輕艘以備津載然獨力懼有于遺慮而責

任宜委于專官昔者岳飛纔復襄陽朝廷即命沈昭遠應辦糧餉今來欲乞公朝選委京西轉運一員專一任責庶幾兵食不致闕乏臣又有一二愚慮昔嘉定間襄陽陸運最難朝廷科降不理資次鹽鈔三萬袋下京西運司許召商旅運米若干至襄陽支鹽鈔若干袋一時人競趨之糧以給足今乞倣此以募大商之願運以往者端平間淮西糧運費力朝廷昔命漕臣委官于鎮江置局辦舟發米自運河出淮里光

豐間者猶記三四萬石減舉主一員今乞做此以勸邊吏之出身任運者此皆犯危冒險非是不足以使人也敢併備采擇

一襄陽雖重鎮往年諸郡按堵聲勢聯接屹然據南北之要信如常蛇首尾之相應今不同常時矣自水而至郢城七百里自陸而至江陵亦四百五十里相去遼邈若是所賴漢江水泛轉輸之可進南漳山險間徑之可通形便勢援固國之所必守也但載觀目前

地利荆襄郢三州在今猶鐺脚也臂指常貴于運掉脉絡不可以斷續然則控扼所在居三州之中者實惟荆門其如舊治平夷素無險要沮漳㝢治僻在濵江往往皆非可守之地採之衆論以謂曩歲制臣孟珙嘗委官相度利河嚴山兩處正在荆門管下欲于此而為經理之地盖其去襄二百餘里去郢纔數十里俯瞰漢水相連黄茅諸山水運而上者必經陸行而北者亦近或謂荆門當移治于此擇利據險以為

褁郢聲援居常糧運則可以犠棹緩急調遣則可以駐師縱有冦入亦可以使無扼吭拊背之患其言委有可采但興一州郡添一城守此豈易事司存人力財力俱有所不及無已則命一勇將據山傍江姑且作一大堡屯兵二三千人俾事耕植招集休養以漸經畫始俟二三年間事力有餘然後邊沮漳寓治之民居焉幸而底成悠久之利也此事本司未敢輕易區處如朝廷以為可行乞委官相度仍須假以兵糧

之助則諸將中必有出而任責者

一襄陽新復之地以十五六年狐狸所嘷日月幾何粗立官府池城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敵人常有闖伺之心民旅猶懷顧慮之意若非朝廷每事優恤其在邊郡何力支吾臣前項所陳如兵食地利固至重矣其次州郡之立則又以官民為本竊見京襄之民屢經寇擾久困流離或耕鑿山谷以茍升斗之粟或遷移入城以趨錐刀之利縱云

復業生意未蘇今乞照淮邊近年優恤體例將新復州郡應干租稅各與蠲免伍年庶有以慰邊民懷土之心乃若仕于襄郢間者類多孤寒身冒險阻捐棄親戚本為尺寸之計出入行伍且無俸廩之優雖云居官官況何有今乞照江陵郡官减舉體例將襄郢諸郡文武官屬端的在任宣勞人任滿酬賞外許從本司保明更與陞擢選人與减舉削庶有以為士大夫趨事赴功之勸

貼黄

臣竊照京湖兵力昔號强盛自淳祐減額後尺籍日以削比年敵無大入所備不過江陵一城及上流邊面今襄樊郢皆城矣備多則力寡表實則裏虛勢使然也目今襄陽見戍兵内四千人係江淮湖南所調旦夕春深無事皆當歸戍向後秋防若只用本司兵力分布必有不敷緩急道路梗塞遣援無益臣竊見數年以前京湖之兵力有餘而江淮間不及朝廷歲

下荆閫調五千人戍安豐且嘗移屯京湖一項軍馬屯京口以備策應今日之事則江淮有餘力而京湖為不及每年襄戍若非朝廷䝉那貼助則城大人少恐有遺慮欲望聖慈併諭大臣候入秋日仍將回戍江淮兵凑五千人調赴襄陽同共捍禦俟將來經理有緒兵力稍壯却與免調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册取鄧奏

臣不避天威輙有聞奏臣粗習為吏本非知兵正以守

邊之罔功願致爲臣而俾去不當再有陳述實緣舊歲
因襄樊之新復不得不並用征築之策近者因淮冦之
未去未免復畧調牽制之師大槩皆用寡以襲虛初非
敢動衆而黷武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社之有靈與
將士之僇力屢俘敵首稍懾戎心前後並已奏陳詹聽
外惟是襄均守倅累以兵冊來告謂河南惟鄧爲大賊
兵所屯去襄纔百八十里鄧不去則襄樊均郢皆不得
安程進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登相與商確每贊其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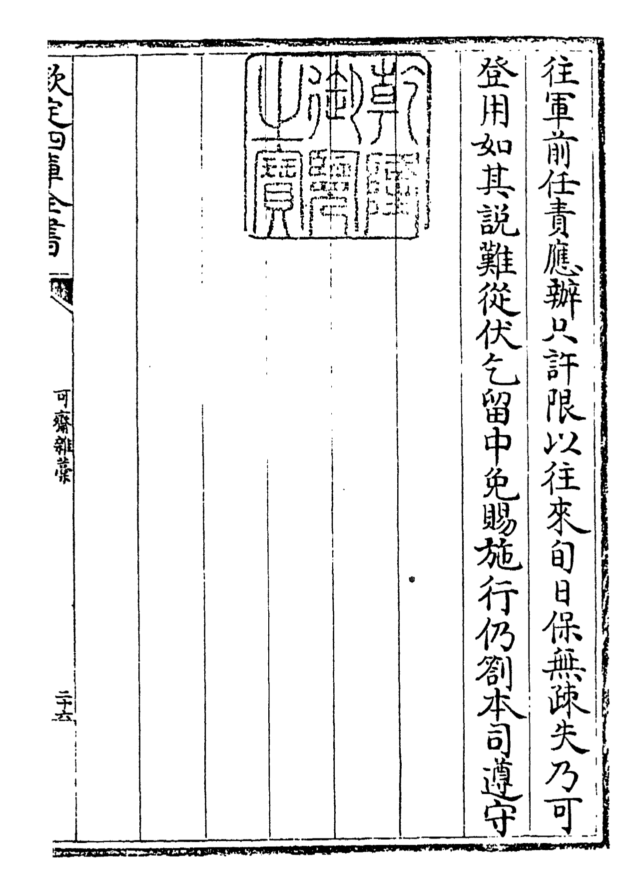
臣自度無羊祜陸遜之才且懼犯蔡謨孫綽之戒與之論難反覆非止一次臣始語之以端平前代有襄金人未嘗有鄧不必去鄧而襄自可立進登等則曰金人有鄧不足憂非人在鄧不可玩臣又語之以襄我舊物得之尚應難久鄧陷敵已幾年縱得之豈為我有乎進登等則曰得之非為能守止欲平其城毀其巢使敵不得藉資糧以為我患臣又語之以平其城保其不復立乎雖鄧無資糧豈敵他無資糧乎進登等又曰敵城之毀

者多不復立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以襄我所當復人尚以挑敵言鄧乃券外不幾深結敵憤徒厚其毒乎進登等又曰取之敵至不取敵亦至取則敵有所畏而無所資不取則敵有所資而無所畏敵能以春冬撓我我豈不能以暑月撓敵臣又語之以復襄上命也師出猶為有名取鄧非上所命師出安保常勝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為專之可也豈可先以利鈍二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也氣未固果欲

有志于此猶當稍待歲月視吾力有餘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機會難得易失智慧不如乘勢鄧適人心離兵戍虛失此不取異時敵添重屯不可取矣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彼知已者勝不知彼知已者敗今鄧之諜傳雖爾安知敵不匿其大馬壯士多詐以誤我且宜謹護于士氣未可輕用于國威進登等以此其議稍沮乃者不過俾之度勢酬應從事攻撓姑翦其枝以攻其心此策蓋亦不可廢者近因程進等金師告捷將士為之踴躍

思奮臣已即行下諸郡諸軍並仰休息且當養威持重以備秋防豈敢再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親劄具言鄧有可勝者十欲于六月間襄用三千人攻其南均用二千人撓其北尅期併力齊集城下杜其城門若有内應則納其降而夷其城若無内應則掠其野而俘其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讀其書如登亦可謂忠于謀國勇于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其策亦不可盡非臣周旋邊疆三十年亦嘗屢爲人幕

容觀登議論委所不及所請固非有甚高人難行舉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于勞動兩軍對壘利鈍不能以逆知雖邊臣有志之可成恐或議無故而輕舉從之固不敢當此責止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謀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舍成否係焉用敢以登親劄繳壓眉覽臣已報之緣見乞休致令登需聽宸算伏望聖慈宣示輔臣詳議可否如其說可行乞徑劄京西安撫副使高達斟酌調遣如一行錢糧令王登親



往軍前任責應辦只許限以往來旬日保無疏失乃可登用如其説難從伏乞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

可齋雜藁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雜藁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可齋雜藁卷二十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回奏邊民習射指揮

照對本司先準淳祐十一年十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十二月十八日宰執奏事恭奉玉音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之利昔种世衡守青澗城每于平居暇日教民習射羌人畏之不敢近塞其法具

在可以推行令本司遵照上件指揮講明區畫倣种世衡之法詳議激厲仍須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其自便所有邊江邊淮縣鎮鄉井勸諭鄉豪令各任責區處劄付本司關牒施行本司遵稟指揮除已于正月二十一日備劄各郡遵照施行去訖續于二月初二日再準樞密院正月空日指揮節文大意欲令沿江邊淮之人習弧矢之利各護鄉井不調遣不科抑弱者貧者不必强之其强壯者不可幸免

自郡城之外縣鎮鄉村却在州郡勸諭鄉豪給以文牒各令任責習射内沿江州郡所管屬縣去江面太遠者不必施行其置弓矢或角弓或木弩或手弩各從其便專在太守留意講明行之有方使事集而民不以為擾誰不樂從所有激厲旌獎之方却在推行青澗城之法條具以申劄付本司遵照已劄事理疾速措置講明不得視為常行劄到限一日具遵稟申本司除已恭稟指揮于二月初四日回申樞密院仍遍劄諸郡催促施行

外又于二月二十日再准樞密院檢會前項指揮照得自劄下雖間有申到遵禀尚未見條具合行事件再議劄付本司遵照已降指揮疾速條具申樞密院本司除已于二月二十二日恭奉指揮又行遍劄諸郡催促條具遵禀回申外今來截日縁未見諸州申到所合恭奉廟謨先自本司講畫推行條陳于後

一弧矢之利邊民之所當習而況荆楚素多奇才劒客方當用武之際誰無赴功之心今者恭聞聖上垂意

憂邊教民習射必知踴躍以思奮本司今當鏤榜徧行曉諭俾令生業之暇相與從事于此異時推行之久閱習之精在城者足助守于城壁在鄉者可自衛于鄉井其于邊防委非小補所有鏤榜務要邊民通知上意辭不容繁謹以一本繳奏伏乞睿照

一恭誦玉音以种世衡守青澗城日有教射之法令傚以行臣謹考世衡初在青澗廹近敵境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為的中者輒與之以至爭徭

役者以射中則優有過失者以射中則釋由是人人能射繼而世衛守環以教土人以守夏戎不敢動真良法也本司未奉指揮之前自前政以來至臣任内日設銀的于武觀教場聽軍民吏士從便自射中的者與之行之累歲不廢此正倣青澗之規也今並當推廣是意以勸誘能射之人添設射垜銀的于本軍教場止許百姓習射如優役免過之事亦當與官屬將校商確隨事區處併當徧劄諸州講明施行矣

一伏讀密劄指揮旣令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止為自衛之計又令貧弱者不必强彊壯者不可免弓弩箭隻則從其便而自用與夫責勸諭于州郡給文帖于鄉豪凡是數條槪已講明詳而區畫盡矣臣敢不遵奉以此意諭之民間以此法責之郡守鄉豪有能勸率者當假以名目勉以事功士民有精于材藝者當隨其藝能給以賞犒當推行自江陵始所部州郡嗣當一體施行

一江陵舊來士人習射則有弓會民間習射則有義士義士中間久廢弓會至今猶存月季按試春秋教閲率有添給有犒賞今恭奉朝廷訓習之意當並告諭弓會諸生精加留意檢舉義士元籍更當施行已先劄江陵府日下措置照舊來體例委官提督其餘諸州俟條具到區處

一照得鄂州制置分司亦有士人弓會係前制帥孟珙任內曾申朝廷將京湖向來殘破去處中補士人做

軍伍之法分爲左右部名曰育才弓會每月一次捐賞習射立爲定額三百二十三人于義捉崇信等軍逃亡人内刷塡名次後來又改撥付虎翼諸軍𨽻放見係荆鄂都統制提督因循歲久頗聞名籍雖存往往藝不精而廪徒耗今來併合申嚴曉諭已劄令鄂州分司逐月校試別立賞格以示激勸其屢射不中者落籍以射中者充補

一京湖所部諸州恭奉指揮本司已屢次催趣條具俟

其申到事理容本司逐一更加斟酌擇其説之有便于民有益于邊防者又當從而報行併俟類聚奏聞

回奏置遊擊軍創方田指揮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准樞密院當月空日劄子恭奉御筆指揮本司除已先具遵稟回申樞密院外今開具下項

一恭奉御筆近聞敵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為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方欲嬰城退守則有老

師費財之患方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

今朕欲于兩淮沿江令各立一項遊擊軍以備不

時調遣設有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持重偏師擣

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

此項所準御筆指揮臣竊惟置遊擊以備應援此實

今日禦戎之長策聖謨遠慮及此三邊豈勝幸甚所

有江淮間近事臣不能盡知但聞江上連年招募策

應精鋭諸運比之臣守維揚以前兵籍已增此在各

闕自能條具臣職在京湖夷攷兵籍則端平以前未暇遠論只以嘉熙間兵頗猶及十三萬人自淳祐初揀汰之後惟以九萬為額今總所見幇口劵已是溢數十數年間京湖邊面不過只守江陵一城及上流江面餘多寓治頃自前年城郢去年城襄樊又如戍武當戍漢東之類未免以向來一塊兵力釐而分之此表實裏虛中外之所以交懼也襄樊兵屯之事臣方將別具條晝外所置遊擊一軍使之張耀聲勢上

下應接其視倉卒請援調師千里之外先事而具與緩而不及者大不侔此委目前所當亟作區處者但以總所官認熟劵制司官認生劵歲有成額受給之官猶且凛凛有乏興之憂今若創置一軍須用朝廷令項科撥錢糧如淮東忠義制勇軍淮西義士軍之類乃可竊見鄂州節制司見行陳乞添招水軍三千人正未有闕額可補臣竊思襄樊既復將來勢用移屯内地之軍以實邊壘其在内地却必用增益兵力

以補不及節制司三千之招未為多也臣愚欲望聖
慈宣諭大臣且從鄂州節制司之請今日下措置招
募强壯五千人效金陵遊擊軍例立為遊擊水軍科
降身子錢每名且以十八界京交四十貫為率軍裝
在外發下鄂州節制司措置招募每人日支券錢三
百米二升半計算每歲合科米四萬五千石錢五十
四萬貫徑自科撥付鄂州節制司任責管餉專一充
作遊擊應援調用不許調入邊城守禦庶幾上荆下

鄂氣勢聯絡緩急足以制敵非特小補

一恭奉御筆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敵騎奔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敵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為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二事久注朕懷茲與卿等共籌之條上便宜以寬憂顧故茲劄示想宜知悉

此項所準御筆指揮臣竊惟浚溝洫以遏敵騎此實今日制敵之一策聖訓丁寧俯及邉臣所當奉行臣所職京湖竊觀部内形勢有依山以為險有阻水以為固江湖漲潦未涸則武騎無所用其長亦有山隘險扼馬不可以並馳者此等去處邉民隨地設險措置寨柵無事則散而耕種有警則自為保守往往雖不藉此亦可其如襄𧇊至郢荆如安復至漢陽無山無江湖去處平田曠野茅葦彌望敵騎東西飄忽去

來如風雨若倣方田之制遵行溝洫之規以護農耕以限邊界此誠不可不作措置者但京湖自端平以來邊民流散十年生聚氣力未還往年制司不許農民遠出撥邊盡拘諸瀕江之屯又幸值連歲敵不入邊三時不害諸屯僅見功效數年以來因措置江北經理邊民襁負復業散入諸山寨水滋等處隨其地之所有以自食生理可想官司欲行結集勢如團沙稍急迫之即且奔竄今若以此事責耕農措置恐無

力可辦惟當于官屯去處逐旋舉行然上下地勢延袤工役浩穰人力事力不可不預為之計本司地在澤國農田以隄為命兩年以來困于一水江漢湖淊渺成巨壑瀕水隄岸十決五六去歲費盡工力皆成虛設不敢贅及矣見今自江陵管下直至漢陽江南江北兩岸合修之隄何啻千里自去冬分委總管鈐路諸頭目人起集義勇丁夫措置修築以工計者近三百萬見役夫一萬九千餘人因其飢荒濟之口食

以用其力約用物斛十四萬三千餘石錢以十八界交二十八萬五千計目前僅能了畢四十二萬餘工勞民費財役未及半而倉廩竭春水生矣凛然方懼堤岸之未濟而從事溝洫委是力所未及今只得遍牒沿邊諸州郡本司諸軍屯令遵照宸謨一面條陳方畧各就耕種之所隨事力之多寡為規模之廣狹任責頭目竭力措置由近以及遠先易而後難各合開到溝洫繪圖具申如此行之加以歲月必享其利

但本司事力諸州事力皆非餘裕人夫服役畚鍤即要食用大抵官司欲興一役非錢米不行更望聖慈宣諭大臣候江淮條具申到併賜一體裁酌或與科助庶可責諸州之實效謹錄奏聞

申朝省乞以和糴轉官加贈先父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以某淳祐十一年分和糴七十萬石四月十五日奉聖旨某特與照例轉行一官某沓被隆恩感懼交集敢布螻蟻之悃上干雷霆之威伏念

某妄一繆庸誤應煩使恩榮已極分量已盈載思昔者
先父某艱難效官劬勞鞠子素嚴教忠之訓每授從政
之規某今更兩鎮之除忝八座之列退而自揣曷克臻
兹有如先臣粤由初筮即以征官而在安陸力贊守將
而當金圍以弱卒數千人捍孤城百八日一時之士宣
勞獨多而口不言功賞無異衆制臣嘗採衆論聞之中
朝屬當講解之初僅升名次而止爾後荊淮涉歷州縣
驅馳多在倥偬之衝備嘗險阻之事嘉定末年受任餉

蜀時連政每以匱乏告不啻歲科一千萬之有奇先父始以打算行繼而減作七百萬以為率五年于役一賦弗加其視前官不但費省至于去替又以羡聞平生姓名不玷簡牘雖在歸里之後常懷報國之心微臣不天無祿即世官不過元士位僅至亞卿賴漏泉之恩疊加意結草之知未泯顧某何者乃位過之今者穉賞一官用是未敢祗拜雖回授止許及于後嗣而愚意擬用咨于前人迫于蓼莪之私為是草茅之請惟恐舊無典故

不敢上瀆聖明伏望朝廷軫念眞忱特賜敷奏將上件轉行一官恩命特與于先父某見贈宣奉大夫上加贈一官非特有以廣聖朝孝治之澤而某一日溘先朝露亦有以見先父于地下實維莫大之賜

申密院照戍司兵額

準淳祐十二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云云本所照得當來紹興置總係以湖廣江西京西六路之賦專一餉江鄂荊襄四大屯之正軍沿邊戍守皆係都統司

分任秋冬則增調春夏則減撤總所不過止是給餉四
大屯軍馬自開禧嘉定以來軍政日壞各路有制閫各
州有節制往往侵奪諸戎司權柄刱招軍分理填闕額
四萬七百五十八人却緣本所通融調度以此各處之
新軍日添戎司之舊軍日減積而至于今日沿江諸戎
司遂致倒壞蓋不獨鄂州都統司一處也今進密劄所
坐鄂司舊額四萬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來見管五千
三百六十二人委若是有闕額目今見餉江鄂荆襄潭

黄等處二十八屯共管官軍一十二萬一百八十五人每有逃亡揀汰隨即招刺填補比之司存紹興舊管兵額八萬四千人今殆增及四萬人司存每年調度拘摧諸州綱解仰給朝廷科降率是將經常創增衮同收支僅免缺乏向來朱總領任内司存所以倒敗不可為者秖緣困于制司并諸州添創軍分之多自賈總領到任以來準淳祐元年五月三十日指揮立定軍額不許從招又生券撥隷制司之後以此司存得以遵守規模至

于今日朝廷令來考核軍數若只以鄂州都統一司見管之兵則比之舊籍委有前項缺額不獨鄂州都統司如江州都統司荆鄂副都統司亦皆有缺額不獨荆鄂江州副都統司有缺額如鎮江建康池州都統司馬軍司亦皆有缺額若通融總所見今調度人數比筭則不獨湖廣總所無缺額其兩淮總所亦恐如湖廣也若使戎司果有四萬人缺額為制司者為戎司者惟恐兵之不多無以供調用安肯聽其虛額哉所準前項指揮令

契勘在前

淮閫申夏臯知泗州鮑義依舊總管公劄

某不避斧誅輒有申禀上干鈞聽某竊見朝廷見令城泗委任責成非守臣當才不可見任人總管鮑義昨既與提督二役官李璨意見不合俱以檄留本司見係前環衛官夏臯時暫兼權已申朝廷去訖今臯自攝郡甫及月餘布置工役具有條具東城北面濠河工力最多今其開浚將已過半約後月初可畢其如封閘戰道加

厚城身燒變甎灰斫運木植規摹為之一新衆謂以臯
治泗假之歲月必可成一堅壘但任此大役尚為攝官
臯雖不憚其勞事權未正安有固志兼鮑義赴司已難
復回若不速與區處慮有觀望況臯久在東淮遇敵敢
前臨財不苟軍士樂以為用時葦翕然共推俾乘一障
正不為過所有鮑義自歸順以來久効力于邊兩年
禦敵有勞去官無過但以修浚工役非其所長其人見
為淮東總管招信駐劄今若以本官職改令揚州駐劄

它時別聽邊郡任使亦其所便區區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將夏臯差知泗州節制本州屯駐軍馬鮑義特改揚
州駐劄依舊淮東副總管給降各人付身下本司給付
庶幾臯知竭力于役義亦安心厥官其于邊防實非小
補某見丐祠請本不敢僭越廹于邊計不容緘嘿伏乞
鈞慈速賜指揮施行

荆閫申朝省乞休致公劄

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月

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承
君命俯揆臣衷顧惟蹤跡之孤材器之短識慮之闇疾
疢之優事力之乏不易支時論之及間可駭自當知止
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之坐玩綢繆未
雨倏忽已秋倘其妄斯責而去之將謂遺其艱于來者
是知身計非為國謀謹當盡力邊鄙之驅馳聽命廟堂
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跡愈危縱顧謝事以歸實
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敷奏疇咨文武之望預為

藩閫之儲俟某纔畢秋防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
賜

回丞相邊事公劄

某五月二十七日伏拜鈞翰之賜恭承疇咨邊議指授
廟謨不鄙菲薄之微俾陳管蠡之見猗歟盛哉此古大
臣之憂邊思職集思廣忠也當丙魏同心光佐中興必
得後將軍金城之畧乃可以復明問某愚昧不足以進
于是然白劄所議動關邊防事宜某謹不敢輕肆胸臆

應以文具訪之將校質之賔寮有以虛實利害言則謂備東而擾西敵未必不用王朴教世宗之謀攻南而備北我不可不用亞夫應吳楚之法以緩急先後言則謂心腹固當慮而頭目不可以不捍堂奥固當備而藩籬不可以太疎有謂攻守無常勢虛實無定形各春之蘄黄敵固攻吾之所不守今冬之襄樊吾可不守敵之所不及敵自嘉熈攻黄能十餘年不近城壁不掠山寨以虛我之實而吾前年城郢去年城襄僅一二年顧恃其

不來而未免實我之虛取之必爭固以預料此敵之未遂入正吾之所深慮也有謂强敵用兵野無所掠彼則不來兵少于我彼則不戰日者黄州非特以虛致敵正患以實誨盜今則已來者未必復至未至者勢必一來又有謂三邊利害蜀守關險淮守城池惟荆兼江面邊面以邊面則新復二三城戍力疲于驟分以江面則上下二千餘里責重于他處今欲以淳祐後之兵力乃漸當端平前之邊面向者朝廷以荆力而助江淮之守今

者朝廷豈不以江淮之力而助荆之守乎又有謂天下事變見于目睫之前者易治伏于意料之外者難知朝廷去年慮襄樊今年慮蘄黄是固切矣若以天下大勢言則三邊日與敵接何地非戎馬所可入處其憂又不但襄樊蘄黄而止也以京湖形勢言襄樊之外均郢安復俱在極邊寓治無形險之可依新復則氣力之未壯當憂也辰沅靖澧密接諸蠻施黔幹腹之可通思播離落之難恃當憂也以江陵形勢言則數十堡之星分百

里洲之冬涸沙市之扼吾吭夔峽之拊吾背當憂也舉是數條然則邊境之當備者又豈一隅而止哉恭惟廟堂聚會精神圖回晝畧既以江面之事為至急又以邊面之備不可疎將摘戍則恐敵乘吾虛將旋招則憂廪莫吾繼將藉民丁以取兵力又恐倉卒之難集此鈞慮之不能已鈞問之所以及也如有廣覽兼聽朝廷正將為公天下之圖并智合謀邊臣不當私一道而慮凡戍兵之當復也舟師之當調也某亦既疊疊有請于朝矣

茲不敢贅及區區僭有一得之獻則聞吳人言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上下凡五千七百里如人六尺之軀其間護風寒不過數處葢地有所不必備亦在上之人審其緩急之宜而用之耳近世邊外用兵如敵之下諸國大槩能用分合之長如金之守黃河則無益于成敗之計倣其得而鑒其失此正吾國所當講明者白劄嘗三邊如一大綦局某敢以此對昔人以奕喻治國其言曰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

置者何爽之舉着是也有如局面之相持勝負固在于全勢然有舉子一二布置得宜而滿枰卒賴之者此必有定着有慮着有活着而後能是當如珠走盤固不可膠柱鼓瑟也今日三邊布置畫地而守定着也視敵所向以兵而往應着也至于活着則兼奇正之用出定應之中當使之可遠可近可守可攻可進可止惟吾意之所向不為敵之所移猶儒家所謂活潑潑地者此則豈非廟堂心術經綸中事乎伏覩朝廷近措置遊擊一軍

將欲駐之沿江上下流以備聲援大哉聖謨此活着也不特長江可用之長淮亦可用之其昔在淮堧建議乞駐招司于濠此意也去年敵未犯邊乞命大將提重兵駐江鄂之間亦此意也蕃長于騎漢長于舟以我所長制彼所短此策果行敵窺城則援城敵飲江則保江淮警則備淮荆急則備荆彼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應接風帆千里出没如神幅紙命之刻期可集朝廷可以高枕臥矣然私謂權宜之抽摘不若創置之招募蓋

同是一劵食也撤彼虛此未見其增强招新剏舊不妨于徐補朝廷倘紓一時之計固亦何惜萬人之資嘗畧計之特用新楮二百萬一歲之廪給有餘裕矣此國計也邊臣不當出位僭及以犯不韙伏望矜其愚而赦之不勝幸甚其聞命旬日備罄思惟勉酬隆施愧乏長策

可齋雜藁卷二十

可齋雜藁卷二十一

宋 李曾伯 撰

賦

聞雁賦 丙戌九月十一日

颸金高露玉冷黃簾垂碧幕靜屬文書之燕閒與親友以笑咏閒其何聲隱若可聽始縹緲以甚遠繼嘹唳以漸近如故人之好音將客夢以呼醒乃呂令之求賔殆漢頌之遇順僕本壯夫頗有秋思感機緘之不停嗟歲

月之易逝彼倉庚兮春聞及啼鴂兮夏至曾為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因人情載想物意其來也豈從龍荒朔莫之墟將自狼居姑衍之地過西域之後門亦尚記于漢壘歷長安之銅駝抑曾飲于渭水麥芃芃兮如何黍離離兮奚似諒山河之無恙兮風景之不異爾能為予而一鳴予亦將有以告乎爾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為而忘懷雖至于無可奈何者已是得不為之長太息也哉于是乃

告之曰伊蜀山之千重去吴天之萬里巫峽高入于雲端岷峨深在于雪際恐矰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晚煙蒼梧夜月青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蘋蓼之島厥有稻粱亦有蘆葦爾不彼去胡過于此又聞碁雨滕閣西風楚樓鸚鵡黄鶴之境鳳凰白鷺之洲可以回翔可以棲止爾不彼去胡久于是爾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詣上林而報天子于時桂影沉夜桐聲響秋既感物之可感又憂人之所憂其有窮征絶塞遠戍它州念

百戰之已老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髮愁而眉愁其有繾綣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國之越吟作他鄉之楚囚如李陵蘇武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涕零而淚流或有遭時擯斥與世沉浮逐汨羅之漁父盟江上之沙鷗如屈平賈誼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含憤而懷羞或有隨牒千里寄情一邱動蓴鱸之佳興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螢雪案前風雨床頭誓擊楫以

自勵痛枕戈之末酬如劉琨祖逖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命咎而時尤又有閨房蕩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修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湘溢浦之婦聞此之聲又鮮不寓心于伉儷托興于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凄錦衾恨弊屣之已弃悲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郡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言于賦詠屬意于悲謳凡若人兮此心何求是亦猶聞烏而啞聞鵲而喜聞子規而思歸聞鱗雞而思起非無故而偶然葢不能以自已而況于斯

云胡不以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一人之心可擬是盍不玩羲經之漸陸兮思出處之大義詠周雅之集澤兮味還定之深旨或訝其所聞者一而所思者殊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巖桂賦

厥初二儀肇分五德始備散為萬象鍾作庶類有其偏者則粗具其體者必異惟秋之德在金若月之精以水土得之而儲英木受之而孕美禀四氣之相生出千林

而曰桂由是常娥氏為之胚胎蓐收氏為之發育根蟠宫之窟穴種鷲峰之岩谷青葱乎碧玉之樹髣髴乎黄金之粟犀之靈不足以比其質麝之馥不足以喻其郁其標格以眉眉乎造物其風味何飄飄而軼俗于時羊角拂軒兎影照屋挹有餘馨揉不盈掬如廉吏之遺芬類文人之賸馥若乃露葉垂珠雨枝滴玉一塵不侵孤標自鶱若盛德之不緇似幽人之新沐是盖得剛方勁直之所賦而為清修明潔之所毓者也然而不競于東

皇艷陽之日不出于南薫微凉之時及梧井之墜黄與楓林之染脂然後碎瓊瑰之屑綴琅玕之枝是豈司花之神悦于兑故不出于震而見于離乎乃有赧然其羞凄兮其悲拱乎側而欲訴恍兮名之不知或號桃紅或稱李白立彫零中作憔悴色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盖貧時而慕榮時已去而事違者也或名姚黄或氏魏紫當垂盡時若無聊意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盖以色而事人色已落而寵衰者也又有自比妃子切慕何郎一

遇擯斥不堪凄涼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又前日之以富貴而驕人此時之志滿意喪而是非者也故于是大悟此花之生雖晚非遲也時也雖小非卑也分也容有課花譜者不許之第一豈在第二耶已矣乎花未萌兮暑正酷花已芳兮天始肅何以遠交兮永谷傲寒之梅何以引類兮霜籬香晚之菊夫豈特此花而已哉物固有榮枯而遲速我欲乘仙槎兮訪靈根安得紫皇兮迎我以黄鵠

避暑賦 丁亥閏五

淵獻編年蕤賓紀律當梧葉之十三餘蓂莢之六七庚金始明離火正棘于時雲蓋張空日馭鑠石猶酷吏之堪畏類權門之可炙復以暑雨積潤温風致濕動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鬱邑遂使都會達于閭閻嘆熯若以暘若晉炎如而焚如喘形乎牢相之牛躁見乎丈人之烏重以小冠之攻兮營營乎肆其擾細人之蠅兮紛紛乎為之驅凡厥俯仰之内俱無賢愚之殊雖碧紗兮為

之呵禦白羽兮為之吹噓晏子爽塏之宅不舁高明之居蓋未有不受乎陰陽之炭而獲出乎造化之爐者也是日客有屋不檯頭室僅容膝新浴而振靈均之衣當暑而移尼父之絺陳以珍盤佐以簠簋然而背與汗以相浹纓雖泉而莫滌雖袁紹之酒未遑飲而方朔之肉不暇食遠懷乎高山流水之勝近想乎修竹茂林之僻環視六合神遊八極卑驪山之仙遊陋摩詰之舊跡飇無扇金景已含璧顧無地之可避姑惟意之是適于是

舉羲扇披楚襟拄西爽之笏撫南薰之琴枕桃笙而高卧倚胡床而長吟已而月明星稀籟靜機沉虚室生白玄關不扃頓覺耳洗巢父之水不待面障元規之塵邈而肺腑之疾去逶迤而毛髪之寒生恍兮如駕黄鵠而訪河漢忽兮如跨青鸞而上蓬瀛殆莫如其為朝市不避風雨之吏而其或為山林不知寒暑之人也耶心既休夜漸永皤然而作若有所警乃思天地兩間寒暑二證以四序之推遷猶兆人之告病而況中宇宙而立

司民物之柄與其處唐帝之風殿兮人間苦乎炎熱孰若罷漢文之露臺兮海內庶乎清淨彼二老之避海濵兮得不以其炮烙之刑四皓之避商山兮又焉非以其弃灰之令倘不思有司之酷于暑兮毋乃使元元之不堪命已矣哉兎没兮烏升燕去兮鴻賔毋炎上其性兮毋熱中其情存乎我之夜氣兮聽夫物之秋聲彼赤熾之欝欝兮亦欲東耳天固將起凉風于青蘋

記

重建岳陽樓記

洞庭天下之勝岳陽樓又擅洞庭之勝慶歷記盡之矣後有作者未易加一辭歲嘉熙丁酉某守是邦每公餘登眺令人浮遐溟渤部婁大塊緬懷唐開元而後李杜張孟諸賢更賦迭詠不可勝數至我朝文正范公惓惓以天下為憂樂斯文一出斯樓之偉觀增重去之今二百載星回物轉而江濤衮衮與公風烈盖巍然俱存也後十有四禩某以牧荆道過亟之訪徙倚殆山川不可

復識乃知昔之棟宇中已灰燼今樓非故樓矣愴然爲
之感慨越明年九月郡侯浚儀趙汝歸書來以圖則危
闌傑觀葺廢址而新之君山本來面目欣然如對且屬
爲之記某俛仰疇昔雖不能忘情于此率爾筆受多見
不知量顧又事有因革地勢無今古世之出新奇之見
者每至越故常安簡陋者又憚于改作此天下之事不
能盡如人意十八九非有英偉磊落之士心眼軒豁起
古意於寂寥舒世慮之菀勃將視此等傳舍耳豈屑寘

念哉余于是知侯之心足以經營四方不但一樓而止俟帝室之胄所至有治行及是樓與政俱成會上命之以提點本路刑獄仍郡組重湖波臣川后方盡聽彈壓匪是疇克稱余雖未獲從侯凭高舉酒挹勝槪于几席意岳之人士將復見慶歷氣象已于斯樓占之庸紀歲月云樓之盈若干工暨費若干抑末爾不書淳祐辛亥良月覃懷李某記

重建仲宣樓記

淳祐十年春制置使天台賈公似道屏華底功竣浚築事步城之巽偶有址屹然因金湯之餘力益新鼎規重屋即昔之仲宣樓也夏六月公易鎮全淮覃懷李某繼之如前畫越半朞告成臘月二十有五日爰集賓校置酒而落之高甍承霓飛暈跨虛縝緻輪巒雉堞環拱岩嶤乎凌巫峽之十二宕蕩乎吞雲夢之八九美哉斯樓之壯固荊州之奇觀也酒邊相與徙倚乎燕鱗次列堡碁布湖襟江帶鷗雁上下吳檣蜀艦幢幢去來問之

山川菸莽之外秦函宛洛雖遐想所未到裴回周覽東則瑜蓋諸人指麾烟舸走老瞞于烏林道也南則汀蘭渚芷古離騷之國飛鳶跕跕墮水馬文淵征九溪蠻處也西連夔瀼北控峴萬玄德孔明崎嶇斗絶徒以白衣觿艫之趾遺恨無極而叔子元凱儼如無恙陵谷變而草木腐慨然令人墮淚也俯仰千載盡在一日滔滔此水逝者如斯何可勝數據古以驗今毋玩邇毋忘遠于斯樓之作不爲無助也樓本臨沮譚仲宣側翅依人遭

時多難能不動懷土之想豈信美非美歟使仲宣游于斯息于斯潛沱江漢風晏波澄人民城郭槃槃都會東山小魯寧復羇思余嘗謂越吟數語亦猶晉人新亭悵望作楚囚泣意仲宣有志于王室者景升不武君子悲之後之來者據牀領客舉扇麾軍運邊籌而卻敵騎舂容整暇境會心融悠悠我思猶今視昔容有湖海之豪又將卧仲宣于百尺樓下按江陵志扁名昉于祥符復于紹興今既毀再葺能不與齊雲棲霞俱圮而獨存此

則仲宣之賦之力也賈公與余二祖嘗接踵參荆州幕踰五十年兩孫復相繼來帥且荆揚更迭余又實生是邦若作梓材惟其塗丹雘云庸併識之董斯役者都統制渤海高達也

可齋雜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二十二　　　宋　李曾伯　撰

樂語

天基節靜江祝聖

春王正月彖建隆啟運之期天子萬年應淳祐重熙之旦慶流虹渚光紹龜圖極下土以葵傾仰南山而栢悅恭惟陛下與天不息如日方中通變使宜合乾元之用九躋時底乂應泰運之登三珠星璧月軌順躔重桂海

氷天波澄氛息先庚改歳載震紀辰萬國歡謡播作河清之曲八荒壽域舉同嵩嶽之呼堯蓂對五葉之開周嵎衍千齡之卜樂鳴嶰竹情壓宮花奉漢都護觴罄臣忠而共祝賡唐中興頌垂聖德於無窮臣某等叨綴伶工欣逢盛旦僭陳口號莫盡形容

五葉堯蓂紀誕彌　慶流文祖已垂基

星明南極老人壽　春布東皇太乙時

紅入仙桃千歳實　青歸御柳萬年枝

嶺民喜見昇平象　拜手同賡天保詩

王母致語

蓬萊隔弱水遠馳六景之輿中國有聖人來祝千齡之算敢停鶴馭遥對龍墀恭惟陛下奄九有以作君奉三無而立極動容天德存自强不息之心土苴道真得久視長生之訣雖禹甸山河之外在堯仁雨露之中曰三登之太平長上古而不老臣妾喜瞻南極暫别西崑訪仙侶於棲霞慶真人之繞電蟠桃三千年結實願獻君

前楚木五百歲為春式同聖壽輙陳俚句上瀆睿聰

碧虚飛信入蓬萊　約我驂鸞伴侶來

鵲鵲祥雲射虹渚　繽繽香霧下龜臺

喜乗蓮葉經瓊海　笑指梅花薦玉杯

聖算自應天地久　蟠桃不計幾回開

對廳致語

寶歷敘正紀流虹於北闕玉巵稱壽慶式燕於南邦堂

開五豆之華臺共登春之樂恭惟某官青油元帥紫橐

舊臣恩覃五嶺之農桑喜動萬家之桃李梅邊問戍綦親夜覯之燈明花底趨朝袖有御爐之煙在某官轂班漢殿攬轡周原究心未雪之冤草扉盡綠軫念殷雷之腹粟庾散紅一清煙瘴之氛共際風雲之會以至緹屏蓉幙鱗集紳緌藻泮柳營蟬聯劍佩對此棲霞之勝地同然湛露之濃恩帽簷錦簇於宮花庭曲金鏗於歌莞為玉簪作青帯相輝臺府之翅英開黄道拜紫宸將共殿墀之舞蹈其等可無俚語少助歡顔

相對封人共祝堯　玉觴瀲灔酒浮椒
千山佳氣供紅旆　一道仁聲賴翠軺
南極仰祈天上壽　東風不隔海濵遥
恩濃湛露何為報　勉厲清忠答聖朝

代益昌憲運兩司宴制帥

九重分蜀道之弓疇洛紫橐十乘受齊封之屨未建碧油旌旗鼓角之精明禮樂詩書之雅重式開大幕爰秩初筵恭惟其官城南帝杜之家聲陜右韓范之人物紅

蓼舊遊溢浦地皆旗軾之雙清朱簾半捲揚州人看絲
綸之四美枕戈勲業擊楫事功上方推轂而命當時公
迺舉鞭而問諸葛不鄙劍北一隅之地要扶殿西半壁
之天戶庭數日之間甫傳羽檄山河萬里之外已壯金
湯關中之父老爭歡塞上之敵人即潰岷峨之深雪裏
草木頓春吳峰之暮雲邊鹽梅未晚某官偶焉弭節幸
甚依仁或幙中之燕方新或屋上之烏已舊趍得壯丹
時候賸歌楊柳春風盡環瓊苑之十眉無惜玉山之一

醉金罍我姑酌彼坐觀樽俎之折衝衮衣公且歸兮應待咼夔之成績少陳韻語上佐清歡

春風旗鼓擁元戎　萬馬方嘶一洗空

不憚八千來劍北　始知十二小齊東

將扶灞上真人業　未說隆中宰相功

整頓乾坤談笑事　歸來置酒未央宫

代蜀總過沔宴制帥

十乘元戎談笑下西夷之檄一介行李馳驅來北道之

車錢穀姑無問於廟堂軍旅政不妨於俎豆輒忘旅舍
載秩賔筵恭惟某官中正坤之黃裳剛明昂之金鉉中
夜登樓乘月有制敵方孤舟橫渡無人真濟川手自曳
鴛塀之屐來分虎帳之弓碧雞坊前不羨浣花之勝事
銅駞陌上每懷秀麥之深思雖當烽火之平安靡憚關
河之涉歷運於掌上敵在目前既銷唐突厥之鴟張不
料漢先零之猖獗人疑倉卒公獨從容釃酒臨江激三
軍之銳氣圍棋賭墅折千里之遐衝良由號令信而賞

罰明與夫根本强而規模定朝頒指授夕奏膚公麟閣書勲行紀五原之欵塞鸞臺命相更看一水之朝宗顧促舍人裝即直政事筆而我某官久違師席來謁制垣相闗四路之安危熟叙兩年之間闊效不托之做婦借衫子以拜婆桃花與歌扇俱翻楊柳共春旗一色笳鼓歸來金印如斗行歌樂府明年之詞海棠開後燭影揺紅且盡樽前今日之醉聊陳俚語仰侑清歡

皇天祚宋啟真儒　手鑰秦闗鎮蜀都

方策有之伊呂偶　規模如此漢唐無
軍聲劘剃歸帷幄　王事驅馳在粟芻
把酒東湖需捷奏　佇催公袞醉西湖

代餞蜀閫赴召

萬里金城西土繹漢闕之顧一封軺傳東山催周袞之歸方巖廓開千載之逢矧閫節並一時之命式陳燕衎祗荷龍光恭惟某官沂泗真儒莘渭王佐手袖平夷之籌策胸蟠經國之規摹自綉斧祥刑名動江淮之草木

廹油幢易帥嚮揺秦隴之山河一柱擎天四維盤石夜柝息銅梁之警春犂熈玉壘之耕屬邊牧之南侵肅戎旃而北定神兵雷動屹深溝高壘之難窺敵騎星奔無足馬隻輪之敢近正喜佛狸之斃去更資召虎之旬宣上念石門介胄之勞人切商川舟楫之望俾問長安之日近何憂江面之風寒入覲介圭立登宰席甚官久依棘帳同被弓旌瞿象飛檣正春水桃花之漲吳棹輟虹恰秋風蓴菜之時喜占眉上之黄滿引杯中之緑昔蜀

道難今蜀道易俱無愧色於主賓來雪山重去雪山輕

留得頌聲於父老輙陳韻語上賛清歡

自擁琱旂運閫籌　星霜四歷玉關秋

深培根本安全蜀　直用精神定遠陬

琴鶴公將離峽口　樵漁我亦訪吳頭

溪山好處俱堪飲　江路相銜醉未休

代蜀総赴召宴制帥

萬竈秋煙久賴閫中之析靜一篙春水今隨天上之舟

歸相依琴鶴之清風與有樯烏之喜色不勞判袂何惜傳盃恭惟某官文武全材詩書元帥慷慨濟時之畧舂容經國之謨雅志神州小江左夷吾之志盛心王室繼隆中諸葛之規旌旗澄九縣之飈鐘鼓肅三更之月凡盤石四維之遠計皆毫釐千里之深思闗隴願依力戒梁金甌之闕敵人雖擾功存漢黄石之柔既寛宵衣西顧之憂果錫晝錦東歸之命江横鐵鎖徒勞父老之留簾捲玉鈎已切公卿之望雖欲浮雲於軒冕難淹膏雨

於陽隕其官久托李蹊㓈依鄭里四載隷齊封之履一朝聯魏闕之鑣鳥倦知還雲出無心自此問北山之約燕語留人花飛送客乃共為南浦之遊此行真類於登仙時復無妨於中聖輙陳盛事姑寓鄙詞

曉來微雨過前溪　見說桃花水正肥

人送風帆還紫闥　客隨星履近黃扉

昔陪闕上青牛到　今趁遼東白鶴歸

留得春風滿全蜀　尚知楊柳賦依依

代襄閫宴新除史制卿

金掌上卿管鑰任北門之重玉關一老角巾欣東里之歸酬十年賔主之盟申百世子孫之好式陳燕衎庸講交承恭惟某官奕葉宰相之典刑四明洞天之人物草廬定計比漢南陽之武侯蘭砌收功小晉淮肥之幼度掉鞅康莊之夷坦著鞭絶徼之崎嶇茲羈絲轡之華倏報檄書之遽聽夜月城頭之柝孰振軍聲解西風局面之棊悉歸國手宜陞棘列盡護榆邉新太乙之靈旗掃

欃槍之妖彗銅鞮笑語玐清雁塞之輶輼金印歸來即
踐鳳池之鐘嗚而我某官越臨外閫久借前籌當班超
遲暮之年未還西域賴光弼精明之氣以代朔方懋勷
帲上之舊交繾綣樽前之新好苕溪問隱應懷萬里之
雲帆花艷蘧堤又是一番之桃李輒陳韻語少叙心期
一從碁折佐籌帷　凜凜威名塞漢知
大范老今歸去矣　小申公為易新之
檀溪春草輕車熟　苕霅秋蓴短艇宜

千載峴山歷不朽　　重添羊杜兩豐碑

揚州宴交代丘總領

玉垣虛席屈卿月以來宣金印交盟仍使天之容接珍重子孫之契殷勤賓主之情恭惟某官東箭奇材南金雅器蜚英當世秦淮海之風流馳志中原祖豫州之人物適牙籌之多暇擁寶鉞以借留兵前之草木春閑塞下之芻糧山積釋此凝旒之夕顧榮於衣錦之晝行花對無雙少聽蕪城之歌吹樓登第一豈淹北固之江山

侍趣舍人亟儀王所而我其官輟從班著來任幹方山川人物相與勸酬榖粟金湯孰為籌度趣得牡丹時候贍賡楊柳春風一笑交懽同心永好憩棠勿翦愈多芟舍之餘陰杭葦相望共記同舟之叶濟其等幸逢盛事

輙貢里詞

騑騑牡駕暫臨邉　淮海東頭護玉旃

春滿四郊耕榖雨　雲屯萬竈飽炊煙

平山柳絮隨絲轡　新水桃花颺綵船

瀲灧一杯拚却醉　明朝有詔侍甘泉

壽城凱還宴將帥

金城獻凱解敵騎之重圍玉帳論功秩賔筵而肆設雲生勝氣雷動歡歌恭惟某官吕馬帥中興第一之人才國士無雙之聲望引戈船而競進斷鐵鎖以先驅聽鶴唳以走秦師未數守之之畧秉鵝池而入蔡壘盡歸李愬之功笳鼓歸來旂常垂績某官史監軍家傳禹禹身屬櫜鞬白羽麾軍方賦詩於馬上紅旗報捷已折屐於

棋邉三軍皆敵愾之勛一士成運籌之力某官葛都統
性質鷙勇氣宇驍雄奮猾直前競詫盤龍之勇登城嫚
罵坐折佛狸之強某官張都統萬福威名臨淮風采據
渚斷路靡令楊播之歸拔柵斫橋盡殪元英之衆某官
趙都統精忠貫日勁氣橫霜擐甲臨陴孰敢攖於熊虎
執訊獲醜幾欲繪於鯨鯢連連古語之交馳碩碩新城
之無恙我某官際時艱棘應變從容列隊攢花喜見勞
還之賦萬甕行酒爰修飲至之儀凡我同舟之人共為

全壁之慶其等願薦軍中之樂載陳席上之歡敢舉俚詞用誇盛事

新墉屹屹解嚴圍　十萬全師破敵回
元帥擁旄朝授策　將軍畫筭夜銜枚
椎牛𣚦腐懽聲動　伐鼓傳觴哀拍催
盡道平淮勳業盛　總須圖像上雲臺

凱還又宴王宣使

玉關奏凱擁名節以詠歸油幙論交秩賓筵而飲至頫

公緩轡慰我同舟兩君終始之相依一笑寅緣之非偶
恭惟某官凌烟氣貌貫日精忠守門戶第一層有熊當
道屹金湯幾千里無馬飲江白首臨邊丹心體國敵久
畏猿臂將軍之望上每懷虎頭都護之勞指徼道之千
廬方將入覲佐元戎之十乘聊以借留要將西塞已效
之規模共補東壁未完之籬落佇請氈罽即正殿巖我
某官平日心期共濟國事西淮平而大饗式奏戎功東
山歌而序情喜逢嘉客傾倒十年之雅好鋪張一段之

舊功少焉聽度曲於竹西行矣趣齊旌於闕北龍光三錫直看金印之腰懸鯨吸千鍾莫惜玉山之醉倒某等輙陳俚語仰賛清歡

八年一柱屹長城　此老胷中百萬兵

有造於西棠播頌　窮荒之北草知名

喧天笳鼓歸時樂　揭日旂常曠世榮

且為平山應少駐　莫辭酩酊盡歡情

桂林宴交代董侍郎

虛席三階銀漢趣雲槎之上交符八桂玉關煩星履之臨藩垣賔主之相輝海嶠民夷之攺觀式修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六朝禮樂之英三晉詩書之帥力陳仁義豈蕭曹伯仲能之洞究天人信游夏師友遠矣存學力於廣大精微之地付事功於雍容整暇之中左江右湖甘棠成陰出藩入從紫荷通班暫焉歛霖雨於商巖賴以洗瘴烟於秦嶺堂高正夏讀書消清晝之長坐對深宵篆咒樂黄庭之静不勞經畫

自著勛庸南人見諸葛以畏威西賊聞一韓而破膽既寛上顧宜命公歸水羅帶山碧簪小留毋遽簾玉鈎印金鎻大拜非遥某官壯也游邊老而度嶺昔依鄰騎鶴相望烽火之隅江令接武驂鸞喜餞衮衣之向闕瓦礫何虞於在後鈞衡允賴於居中兩君此堂一醉今夕摩挲桂影正當三秋沆瀣之時指點梅花應行萬里栩蘧之夢不妨頽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工輙陳口號

同是虛皇老從臣　海山深處細論心
金蘭誼篤新藩翰　玉筍班趨舊禁林
對月不妨延桂影　思人惟有護棠陰
公歸定是調商鼎　莫忘梅花雪片吟

桂林宴提刑

雙節觀風擁使華而西上十連作牧聯王事於南中山川人物之精神海嶠民夷之鼓舞聿陳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抱經濟之宏才負澄清之雅望喬木故

家之文獻猗蘭奕葉之芬芳事會剸裁迎刄而九牛解功名游戲振鬛而萬馬瘖早膺楓陛之簡知久歴萄班之步武望太微十五星之次寖邇從塗分扶風二千石之權載宜侯度久矣乘軺之有命豈容出岫之無心爰屈星臺用清烟瘴靡靡園扉之草緑陳陳倉庾之粟紅對碧玉篸聊且挹千巖之秀駕青絲轡便當問萬里之津決有詔温不待席暖而我某官論心惟舊握手載新何幸瀟湘故人之逢獲奉冀州

刺史之飲一年好處方當霜菊之天五嶺宜人同在雪梅之地不妨頹玉浩唱縷金某等猥綴伶工僭陳韻語

鷺洲鴛渚久相知　弭節開藩並此時
越俎況當交使事　舉觴何惜話心期
欣逢桂子三秋候　細和梅花萬里詩
指日驂鸞天上去　倚看接武步丹墀

桂林鹿鳴宴

桂林攷藝英才登照乘之珍華野燕賔會府餞聯鑣之駕人列一鄉之翹楚春生四座之縉紳得意雲霄增光海嶠其官楓柞梗楠之秀騂騮騄驥之竒人傑地靈有興國倫魁之芳潤風聲氣習皆淳熙師帥之陶成學窮六藝之喉衿詞擅三都之鼓吹共誇好手競壓當家非王貢之友朋則歆向之父子覲喜氣交騰於眉睫視巍科猶摘於頷髭況鵬運之程材與鸞驂而並駕銀袍珏㻴彬彬楚蜀之珍紫綬青衫挺挺江湖之雋挹此帶水

簪山之佳勝同為梯雲步月之壯遊指梅嶺以問津勉旃行色訪杏園而賜宴對越恩榮經畧甫及戍瓜適當鎻棘省郎付勅夢回丹地之前計吏獻書吹送青天之上提刑羽儀朝著耳目橐綱大學舉幡共仰典刑之舊都亭秉傳咸瞻禮樂之新緹屏偕簪府類從臺幙與芹宮燁映春容雅集從忠修程擊楫着鞭要賈聞雞之勇吹笙鼓瑟且賡鳴鹿之詩幸綴伶工僭陳口號

玉帳宏開會衆英　蔪蔪頭角露崢嶸

人才數半凌烟積　姓氏推先月旦評
桂子風前鵰翮健　梅花雪外馬蹄輕
兩魁衣鉢須爭繼　聯轡歸來晝錦榮

荆闈宴交代賈尚書

淮海揚州開鈞陶於一相江漢南紀付莞鑰於斯人藩垣兩地之迭更英傑百年之幾見式陳雅好爰秩初筵恭惟某官古社稷臣今詩書帥論思宣室方當洛陽處士之年慷慨新亭已負江左夷吾之望不由閥閱自致

功名載建碧油幢立登紫荷槖煙竈飽闗中之餉雨犂
勤渭土之耕傳檄北馳烏孫風動舉鞭西指白帝塵清
望之如雪山氷壑之魚人隱若有金城湯池之固圍登
樓作賦士推文雅之雄睹墅圍碁敵服規模之定經營
十載東注九重晉書殿之奎躔屈籌帷於斗野蓋公卿
多是後將軍之冊而士卒尚存先太師之衣自兹肅豹
尾於雲旗掃旄頭於太極清廟貌而定鐘虡破穹廬而
碎輼輬明公談笑辦之中原指撝定矣平山訪柳了天

下之雋功公府登槐即軍中而大拜而我其宮遠從桂嶺來次榆邊入汾陽之軍何有號令之精采辱子明之舉愧無意思之深長勉殫後乘之驅馳期踵前規之講畫呼鷹臺上秋風懷落帽之遊騎鶴樓頭夜月憶吹簫之夢締交盟於金石仲慶集於尊罍古者思其人愛其棠所不同心如此水某輒陳口號仰佐清歡

底事元戎轂上流　揚州勢更重荊州

要酬棠芴中原志　坐釋楓宸北顧憂

白羽一揮新玉帳　朱簾半捲舊紅樓

此行整頓乾坤了　公袞萊衣正黒頭

荊閫宴呂馬帥

金吾上將飛來八月之槎玉帳主人喜會兩星之弁共籌閫務肆設賓筵恭惟某官蓋世勲名拄天力量抱無雙之才氣居第一之戰功秉鉞臨淮見謂老熊當道分弓鎮沔隱然猛虎在山十連帥之按行三衙司之貴重波澄江漢響震關河朗吟而過洞庭姑小就仙翁之斂

出獵而遇渭水行將應尚父之璜笳鼓歸來節旄餘事某官老猶護塞喜復同州款曲交情十載相逢如夢綢繆王事一言不及於私正當呼鷹臺上之秋風休憶騎鶴樓前之夜月桂花照席蕉葉傳盃此敵在吾目中相與更嘗熟矣兩君於斯堂上不妨談笑圖之某等獲侍顏行輙呈口號

海風吹月近中秋　碧玉天高灝氣浮

文武對開王儉幕　主賓同上仲宣樓

棊邊正要看新著　酒畔何妨話舊遊

了却經營宛洛事　入登樞筦賛帷籌

可齋雜藁卷二十二